

警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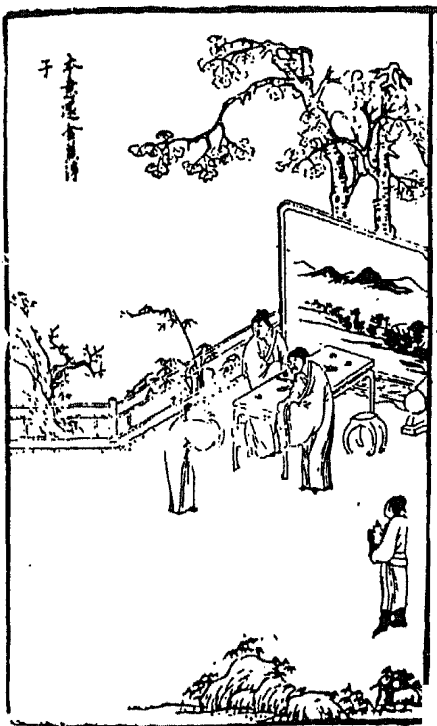
通

言

喜見中流杖
船



子
本
意
不
同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宋郊渡蟻占高魁

世人盡說天高遠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鐘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婆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

冷，不免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
次趣，若是漆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木就好做屋柱，其
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
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將
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
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
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
般物事

- 一願得鄧家銅山
- 二願得郭家金穴

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

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

因有這四願五恨心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人其
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
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
有僧人討便宜他準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
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
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
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
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喫

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喫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餘金，布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誑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小名善兒。單氏自得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便去呪天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為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其年夫妻齊壽，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路

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爲老夫婦壽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還愿心目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斗德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掛鎖被丈夫窺見了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

來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耐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惱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野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携着一個徒弟，來回覆，離裏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水。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熱粉，擺一碗糖餡，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撒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下少了，你

只捏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餛飩。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舖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他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餛飩去，扳他下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員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砧上未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餛飩做成餅子。如此一立，放了四個，蒸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

司來恐怕肚裏饑餓，過幾鄰舍家，邀我喫點心。我見餅子熬得好，袖了他四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標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標，叫丫鬟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喫餅了。見了鬟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牙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却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

餅子還不會動，放在倒櫃裏，何不將來煨熱了，請他喫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櫥櫃裏取出四個餅子，廚房下煨得焦黃，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兩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餓，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喫了，不喫時猶可喫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燒着心肝

萬桿鎗攢却腹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

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井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員外情知蹺蹊了，只得將硃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涼水灌他。如何灌得醒，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殤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毒死了。待要廝罵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梁自縊。金員外哭了。」

兒子一場不曉救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見梁
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唬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床
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剝
皮怪客此時天賜其便犬大小小都蜂擁而來將家
私搶個盡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
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爲證

餅內裨霜那得知

害人者害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爲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
再說一個人單爲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問

兒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計文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市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並透拉他同往山西，販貨就帶那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賞了蠟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久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帳。

且那布商因爲借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
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賺了些和
細絨褐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
坑厠出恭見坑板上遺下个青布搭膊檢在手中覺
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
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
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
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
厠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
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了五百餘里到

此則亦是
變者

南宮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牌登車，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牌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山，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開上開個糧食舖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

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來到揚州關口。呂玉也到陳家舖子，在堂作揖。陳朝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想想

難得呂玉這般行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折一脈親往來，弟不知他。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幾歲了？」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爲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荆妻亦別無生育。如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幫扶生理，只是不得這般秦巧的。陳朝奉道：「令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子買得一箇小廝，頗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輩。」

薄敬呂王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
里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爲情當下便教
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喚他
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燕湖青
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
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
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
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幾時到陳家的那
小廝想一想道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你原是那裏人
誰賣你在此那小廝道不十分詳細只記得爹叫做

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王家在無錫城外。小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叫聲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感懃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逢。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疚慢。呂玉又

項兒陳朝
采非俗品

叫喜兒拜謝了陳朝。本陳朝本定要還打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相贖，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念

反費親家厚賜，夫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孃。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送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攀了這頭好親事，以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飯，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閘。

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栽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費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衆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衆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蚊而來，連崖上人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趕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衆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

里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
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
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
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
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耶爲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
盡自從哥哥自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哥在
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
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
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
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

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
上聞說驚慌急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赶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
能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
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俊生要勸
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嫂說王氏
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
想道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
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果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
忌憚，又連日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
偶，要討一個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令那客人
也訪得呂大的潭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
子。呂寶討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推委，好好裏
請他出門。定然帶今夜黃昏時分，喚子人悄悄地
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
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客人依計而行，却說呂寶
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眼前不露一字，却私下對
潭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脚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

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莫對他說話。呂實自去了，却不曾說明孝督的事。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何，他何欲言不言，直挨到西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姆姆嫁與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姆姆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什細軟家私，預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不是奴苦勸姆姆，後生家孤孀，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一緣一會，哭也沒用。」王氏道：「

嬌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三日
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說罷又哭。楊氏
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嬌嬌，既要我嫁人，罷不
怎好戴孝髻出門？」嬌嬌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楊氏
又要忠丈夫之托，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尋黑
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
道：「嬌嬌，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明
早你教叔叔舖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楊八道使得，
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
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

人引着燈籠火把，擡着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捨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捨上轎時，鼓手吹打轎夫飛也似擡去了。」

一派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次日天明，呂寶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吃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

中大疑問道：嫂嫂你姪子那裡去了？王氏暗暗好笑，答道：昨夜被江西蠻子搶去了。呂寶道：那有這話？且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呂寶捶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賒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嫂子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却是哥哥呂玉兄弟呂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脚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

寶自覺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叙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捨去，嬌嬌呂寶無顏，後門走了一段情節，叙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
世間惟有天工巧

立心賣嫂反輸妻
善惡分明不可欺

第五卷

皇土樓上望
西川動不動
八十里外



宜有捐者
寸步敢忘
皇社納捐
得取里水
还仰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日月盈虧星辰失度爲人豈無與衰子房年幼逃
難在徐邳伊尹曾耕莘野子牙嘗釣磻溪君不見
韓侯未遇遭胯下受驅馳蒙正瓦窰借宿裴度在
古廟依樓時來也皆爲將相方表是男兒

漢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號
名相如自父母雙亡孤身無倚蚤置自守貫串百家
精通經史雖然遊藝江湖其實志在功名出門之時
過城北七里許曰昇仙橋相如大書於橋柱上大丈

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所以北抵京洛，東至齊楚，遂依梁孝王之門，與鄒陽、枚皐、董為友。不期梁王薨，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臨邛縣有縣令王吉，每每使人相招。一日到彼相會，盤桓旬日，談間言及本處卓王孫巨富有亭臺池館華美可翫，縣令着人去說教他接待。卓王孫貲財巨萬，僮僕數百，門閭奢侈，園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瑤仙，四面芳菲爛熳，真可遊息。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這卓員外喪偶不娶，慕道修真，止有一女小字文君，年方十九，新寡在家，聰慧過人，姿態出眾，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員外一日早晨聞

才子為長
雄之才

說縣令友人司馬長卿，乃文章巨儒，要來遊玩園池，特來拜訪。慌忙迎接，至後花園中，瑞仙亭上，動問已畢。卓王孫置酒相待，見長卿丰姿俊雅，且是王縣令好友，甚相敬重。道：「先生去縣中安下，不便何不在弊舍權住幾日，相如感其厚意，遂令人喚琴童攜行李來瑞仙亭安下。」倏忽半月，且說卓文君在繡房中間坐，聞侍女春兒說有秀士司馬長卿相訪，員外留他在瑞仙亭安寓。此生丰姿俊雅，且善撫琴，文君心動，乃於東墻瑣窻內，竊窺視相如才貌。日後必然大貴，但不知有妻無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願足，爭

秀娘

奈此人寧願空若待媒證求親俺父親決然不肯倘若挫過此人再後難得過了兩日女使春兒見小姐雙眉愁蹙必有所思乃對小如道今夜三月十五日月色光明何不往花園中散悶則個小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自見了那秀才日夜廢寢忘食放心不下我今主意已定雖然有虧婦道是我一世前程收拾了些金珠首飾分付春兒安排酒菓今夜與你賞月散悶春兒打點完備隨小姐行來話中且說相如入聞得文君小姐貌美聰慧甚知音律也有心去挑逗他今夜月明如水開花陰下有行動之聲教琴童

私覲知是小姐，乃焚香一炷，將瑤琴撫弄。文君正行
數步，只聽得琴聲清亮，移步將近瑞仙亭，轉過花陰
下，聽得所彈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
無所將，何如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闈房，室
邇人遐，在我傍。何緣交頸，爲鴛鴦。期頡頏兮，共翱
翔。

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華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
和譜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
思，使余悲。

小如聽罷對侍女道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
這裏可去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
了文君連忙起身迎接道小生夢想花容何期光降
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歛衽向前道高賢下臨甚
缺款待孤館寂寞令人相念無已相知道不勞小如
掛意小生有琴一張自能消遣文君笑道先生不必
迂濶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下告道小生得見
花顏死也甘心文君道請起妾今夜到此與先生賞
片同飲三盃春兒排酒果於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
飲相如細視文君果然生得

看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繡衣披錦裳濃不短纖不長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

酒行數巡文君令春兒收拾前去我便回來相如道小姐不嫌寒陋願就枕席之歡文君笑道妾欲奉終身箕箒豈在一時歡愛乎相如問道小如計將安出文君道如今收拾了些金珠在此不知今夜同離此間別處居住倘後父親想念搬回一家完聚豈不美哉當下二人同下瑞仙亭出後園而走却是

鯨魚脫却金鈎去

羅尼搔頭更不回

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如在房亭子上又尋不見

報與老員外得知，尋到瑞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見員外道：相如是文學之士，爲此禽獸之行，小賤人，你也自幼讀書，豈不聞女子事無禮爲行，無獨出你不聞？父命私奔苟合，非吾女也。若要訟之於官，爭奈家醜不可外揚，故爾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從此隱忍無語，亦不追尋，却說相如與文君到家，相如自思囊篋罄然，難以度日，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豈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畧無愧色，頗爲賢達，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發達時分，正愁悶間，文君至，相如道：「且與渾家商議，欲做些小營生，奈無貲本。」文君道：「我首

早王孫自
曉正理

歸釵釧儘可變賣，但我父親萬貫家財，豈不能周濟一父，如今不若開張酒肆，妾自當鎮若父親知之，必然懊悔，相如從其言，修造房屋，開店賣酒，文君親自當鎮，記帳，忽一日，卓王孫家僮有事到成都府入肆飲酒，事有奏巧，正來到司馬長卿肆中，見常爐之婦，乃是主翁小姐，喫了一驚，慌忙走回臨邛，報與員外知道，員外滿面羞慚，不肯認女，但杜門不見賓客而已，再說相如夫婦賣酒，約有半年，忽有天使捧着一紙詔書，問司馬相如名字，到於肆中，說道：朝廷觀先生所作下虛賦，文章浩爛，超越古人，官俸嘆賞，飄飄

然有凌雲之志氣，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有楊得意奏
言：此賦是臣之同里司馬長卿所作，見在成都閭居。
天子大喜，特差小官來徵石，走馬臨朝，不許遲延。相
如收拾行裝，即時要行文君道。官人此行富貴，則怕
忘了瑞仙亭上，相知道小生受小姐大恩，方恨未報，
何出此言？文君道：秀才們也有兩般，有那君子儒，不
論貧富，志行不移；有那小人儒，貧時又一般，富時就
忘了。相知道小姐放心，夫妻二人不忍相別，臨行文
亦又囑道：此時已遂題僑志，莫負當壚滌器人，且不
說相如同天使登程，却說卓王孫有家僮從長安回。

卓三漆不
即大史致
項

改人存奉
皆去看更
好

聽得揚得意舉薦司馬相如蒙朝廷徵召去了，自言
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爲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顯達，
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婚女嫁，人之大倫，我
女婿不得官時，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
是父子之情，無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教
人道我趨時奉勢。次日帶同春兒，逕到成都府，尋見
文君。文君見了父親，拜道：孩兒有不孝之罪，望爹爹
饒恕。員外道：我兒，你想殺我從前之語，更不須題了。
如今且喜朝廷徵召，正稱孩兒之心。我今日送春兒
來，伏侍接你回家居住。我自差家僮往長安報與賢

婿知道文君執意不肯員外見女兒主意定了乃將家財之半分授女兒於成都起建大宅市買良田僮僕三四百人員外伴着女兒同住等候女婿佳音再說司馬相如同天使至京師朝見獻上林賦一篇天子大喜即拜爲著作郎待詔金馬門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用軍興法轉漕繁冗驚擾夷民官裡聞却人怒召相如議論此事令作諭巴蜀之檄官裡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相如爲中郎將持節而往令劔金襍先斬後奏相如謝恩辭天子出朝一路馳驛而行到彼處勸諭巴蜀已平蠻夷清靜不過

半月百姓安寧表錦還鄉數日之間已達成都府本
府官員迎接到於新宅文君出迎相如道讀書不負
人今日果遂題橋之願文君道更有一喜你丈人先
到這裡迎接你如連聲不敢不敢老員外出見相如
向前施禮彼此相謝排筵賀喜自此遂爲成都富室
有詩爲證

夜靜瑤臺月正圓

清風浙瀝滿林巒

朱弦慢促相思調

不是知音不與彈

司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個窮儒只爲一篇文字上
投了玉尊之意一朝發跡如今再說南宋朝一個貧

干也是成都府人在淮錦江居住亦因詞篇遭際衣
錦還鄉此人姓俞名良字仲舉年登二十五歲幼喪
父以娶妻張氏這秀才日夜勤攻詩史滿腹文章時
常春榜動選場開廣招天下人不赴臨安應舉俞良
便收拾琴劍書箱擇日起程親朋餞送分付渾家道
我去求官多則三年少則一載但得一官半職即便
回來道罷相別跨一寒驢而去不則一日行至中途
偶染一疾忙尋客店安下心中煩惱不想病了半日
身邊錢物使盡只得將驢兒賣了做盤纏又怕悞了
科場日期只得買雙草鞋穿了自背書囊而行不數

日脚都打破了，鮮血淋漓於路，若楚心中想道：幾時
得到杭州，看看那隻脚作一詞以述悽抱。名瑞鶴仙
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遞猶在天際，悵恨這隻脚
底不慣行程，如今怎免得拖泥帶水，痛難禁，芒鞋
五耳，倦行時，着意溫存，笑語甜言，安慰爭氣，扶
背我去，選得官來，那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在轎
兒裡，攆來，揸去，飽食了肉滋味，重教細膩，更尋對
小小脚兒，夜間伴你。

不則一日，已到杭州，至貢院前橋下，有個客店，姓孫
叫做孫婆店，俞良在店中安歇了，過不多幾日，俞良

入選場已畢，俱各伺候掛榜。只說舉子們元來却有這般名處，假如俞良八千有餘，多路來到臨安，指望一舉成名，爭奈時運未至，龍門點額，金榜無名。俞良心中好悶，眼中流淚，自尋思道：「千鄉萬里來到此間，身邊囊篋消然，如何勾得回鄉，不免流落杭州。每日出出有些銀兩，只買酒喫，消愁解悶，看看窮乏。初時還有幾個相識，看覷他後，面黃肌瘦，人多了，被人憎嫌。但遇見一般秀才，不上店喫酒，俞良便入去投謁。每日喫兩碗飯，酒爛醉了歸店中安歇。孫婆見了，埋怨道：「秀才，你却少了我房錢，不還。每日喫得大醉，却有錢。」

辭其
的世
字

且說如今
長篇短卷
何處無酒
喫

得買酒喫。俞良也不分說。每日早間。問店小二討些湯洗了面。便出門。長篇見宰相。短卷謁公卿。酒得幾碗。酒喫得爛醉。直到昏黑。便歸客店安歇。每日如是。一日。俞良走到聚安橋。見個茶坊。有幾個秀才在裡面。俞良便挨身入去坐地。只見茶博士向前唱個喏。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早飯也不曾喫。却來問我喫茶。身邊銅錢又無。喫了却提甚麼還他。便道。我約一個相識在這裡。等少間客至。來問茶博士。自退。俞良坐于門首。只要看一個相識。過却又遇不着。正悶坐間。只見一個先生。手裡

執着一個招兒上面寫道如神見俞良想是個算命先生且算一命看則一請請那先生入到茶坊裡坐定俞良說了年月日時那先生便筭茶博士見了道這是他等的知識來了便向前問道解元叟甚麼茶俞良分付點兩個椒茶來二人喫罷先生道解元好個造物即日三日之內有分遇大貴人發跡貴不可言俞良聽說自想我這等模樣幾時能勾發跡眼下茶錢也沒得還便做個意頭抽身起道先生我若真個發跡時却得相謝便起身走茶博士道解元茶錢俞良道我只借坐一坐你即來問我茶我那得錢還

先生說我早晚發跡等我好了一發還你掉了便走
先生道解元命錢未還俞良道先生得罪等我發跡
一發相謝先生道我方纔出來好不願將茶博士道
我沒興折了兩個茶錢當下自散俞良又去趕趁喫
了幾碗餛飩酒直到天晚醉酣爛睡與踉蹌踉到孫婆
店中仆地不醒睡倒了孫婆見了大罵道這秀才好
沒道理少了我若干房錢不肯還每日喫得大醉你
道別人請你終不成每日有人請你俞良便道我醉
自醉下你甚事別人請不清也不干你事孫婆道老
娘情愿折了許多時房錢你明日便請出門去俞良

說得道
實如不
信

說得道

帶酒胡言漢語，便道：「你要我去，再與我五貫錢。」我明日便去，係婆聽說，笑將起來道：「從不曾見恁般主顧，白住了許多時店房，利還，要許錢撒添，也不像斯文體面。」俞良聽得，罵將起來道：「我有韓信之志，你無漂母之仁，我俞某是個飽學秀才，少不得今科不中來科中，你就供養我到來科，打甚麼緊，乘着酒興，敲棹打撿，弄假成真，起來孫婆見他撒酒風，不敢惹他，關了門，自進去了。」俞良弄了半日酒，身體困倦，臥倒在床舖上，也睡去了。五更酒醒，想起前情，自覺慙愧，欲要不別而行，又沒個去處，正在兩難，却說孫婆與兒

子孫小二商議沒奈何只得破兩貫錢倒去陪他個不是。及他動身若肯輕輕撒開便是造化。俞良本待不愛其奈身無半文只得忍着羞收了這兩貫錢。作謝而去。心下想道：臨安到成都有一千里之遙，這兩貫錢不勾喫幾頓飯，却如何盤費得回去。出了係婆店門，在街坊上東走西走，又沒尋個相識處。走到介休，肚裏又餓，心中又悶，身邊只有兩貫錢買些酒來喫飽了，跳下西湖，且飲個飽鬼。當下一選走出湖，金門外西湖邊見座高樓，上面一面大牌，朱紅大書，豐樂樓，只聽得笙簧線絃鼓樂喧天，俞良立定脚打

一看時只見門前上下首立着兩個人頭戴方頂樣
頭巾身穿紫衫脚下絲鞋淨襪叉着手看着俞良道
請坐俞良見請欣然而入直走到樓上揀一個臨湖
傍檻的閣兒坐下只見一個當日的酒保便向俞良
唱個喏覆解元不知要打多少酒俞良道我約一個
相識在此你可將兩隻筋放在卓上鋪下兩隻盞等
一等來問酒保見說便將酒缸酒提匙筋盞碟放在
面前盞是銀器俞良口中不道心中自言好富貴去
處我却這般生受只有兩貫錢在身邊做甚州少頃
酒保又來問解元要多少酒打來俞良便道我那相

識眼見的不來了，你與我打兩角酒來，酒保便應了。又問解元要甚下酒，俞良道隨你把來。當下酒保只當是個好客，折其甚新鮮果品，可口肴饌，海鮮素酒之類，鋪排面前，般般都有。將一個銀酒缸，盛了兩角酒，安一把竹兒，酒保頻將酒盪。俞良道獨自一個，從晌午前直喫到日晡時後，面前按酒喫得闌殘。俞良道手撫雕欄，下視湖光，心中愁悶，喚將酒保來，煩借筆硯，則個酒保道：「解元借筆硯，莫不是要題詩賦，却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詩牌。若是污了粉壁，小人今日當直便折了。這一日日專錢，俞良道恁地時，取詩牌。

污粉壁的
詩牌

入未夫宜
墨在酒樓
上所有可
餘也

和筆硯來須臾之間酒保取到詩牌筆硯安在桌上
俞良道你自退我教你便來不叫時休來當下酒保
自去俞良拽上閣門用筊子頂住自言道我只要顯
名在這樓上教後人知我你却教我寫在詩牌上則
甚想起身邊只有兩貫錢喫了許多酒食捉甚還他
不如題了詩推開窻看着湖裏只一跳做一個飽鬼
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拭一堵壁子乾淨寫下

鵲橋仙詞

來時秋暮到時春暮歸去又還秋暮豐樂樓上望
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青山無數白雲無數綠

水又還無數，人生七十古來稀，第恁地光陰能來得幾度。

題畢，去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放下筆，不覺眼中流淚，自思量道：活他做甚，不如尋個死處，免受窮苦。當下推開窗，望着下面湖水，待要跳下去，爭奈去時又遠，倘或跳下去，不死，擲折了腿，脚如何是好。心上一計，解下腰間繫的舊繚，一搭搭在閻兒裏梁上。

做一个活落圈，俞良嘆了一口氣，却待把頭鑽入那圈裏去，你道好湊巧，那酒保見多時不叫他走來，閻兒前見關着門，不敢敲去，那窗眼裏打一張，只見

俞良作
一死

俞良在內，正要鑽入圍裏去，又不捨得死。酒保喚了
一驚，火急向前推開門，入到裏面，一把抱住俞良道：
解元甚做作，你自死了，須連累我店中聲張起來。樓
下掌管師工酒保打雜人等，都上樓來，一時嚷動衆
人，看那俞良時，却有八分酒，只推醉，口裏胡言亂語，
不住聲。酒保看那壁上時，茶盞來大小字寫了一壁，
叫苦不迭。我今朝却不沒興。這一日，事錢休了也。道
解元喚了酒，便筭了錢回去。俞良道：做甚麼，你要便
打殺了我酒保道：解元，不要尋鬧，你今日喚的酒錢，
總算起來，共該五兩銀子。俞良道：若要我五兩銀子，

你要我性命便有那得銀子還你我自從門前走過
你家兩個着紫衫的邀住我請我上樓喫酒我如今
沒錢只是死了罷便望窗檻外要跳說得酒保連忙
抱住當下衆人商議不知他在那裏作恁悔氣放他
去罷不時做出人命來明日怎地分說便問俞良道
解元你在那裏住俞良道我住在貢院橋孫婆客店
裏我是西川成都府有名的秀才因科舉來此間若
我回去路上擲在河裏水裏明日都放不過你們衆
人道若真個死了時不好只得忍悔氣着兩個人送
他去有個下落省恁官司當下教兩個酒保攙扶他

下樓出門，迤邐上路，却又天色晚了，兩個人一路扶
着，到得孫婆店前，那客店門却閉了，酒保便把俞良
放在門前，却去敲門裏面，只道有甚客來，連忙開門。
酒保見開了門，撒了手，便走。俞良東倒西歪，頭頭
臉臉，只待要攬孫婆討燈來一照，却是俞良嘆了一聲。
沒奈何，叫兒子孫小二扶他入房裏去睡了。孫婆便
罵道：「昨日在我家高懶，白白裏送了他兩貫錢，說道
還疔去，却元來將去買酒喫，俞良只惟醉，由他罵不
敢則聲，正是」

人無氣勢精神減

囊少金錢應對難

話分兩頭却說南宋高宗天子傳位孝宗自爲了太
上皇居于德壽宮孝宗盡事親之道承顏順志惟恐
有違自朝賀問安及良辰美景父子同遊之外上皇
在德壽宮閒暇每同內侍官到西湖遊玩或有時恐
驚擾百姓微服潛行以此爲常忽一日上皇來到靈
隱寺冷泉亭閒坐怎見得冷泉亭好處有張與詩四
句

朶朶峰巒擁翠華

倚雲樓閣是僧家

憑欄盡日無人語

濯足寒泉數落花

上皇正坐觀泉寺中住持僧獻茶有一行者手托茶

能管後正
名久借相
以其原司
以能可正
不誠究

盤高禁下。晚上皇龍目觀看，見他相貌魁梧，且是執
禮恭謹。御音問道：「朕看你，不像個行者模樣，可實說
是何等人？」那行者雙行流淚，拜告道：「臣姓李名直，原
任南劍府太守，得罪於監司，被誣贓罪，廢爲庶人。家
貧無以糊口，本寺住持是臣舅，權充行者，覓些粥
食，以延微命。上皇憫然，不忍道待，朕回宮，當與皇帝
言之。」是晚回宮，恰好孝宗天子差太監到德壽宮問
安。上皇就將南劍太守李直分付去了，要皇帝復其
原官。過了數日，上皇再到靈隱寺中，那行者依舊來
送茶。上皇問道：「皇帝已復你的原官否？」那行者叩頭

奏道還未上皇面有愧容次日孝宗天子恭請太上
皇皇太后幸聚景園上皇不言不笑似有怨怒之意
孝宗奏道今日風景融和願得聖情開悅上皇嘿然
不答太后道孩兒好意招老夫婦遊玩沒事惱做甚
麼上皇嘆口氣道樹老招風人老招賤朕今年老說
來的話都沒人作准了孝宗愕然正不知爲甚緣故
叩頭請罪上皇道朕前日曾替南劍府太守李直說
個分上竟不作准昨日於寺中復見其人令我愧殺
孝宗道前奉聖訓次日即論宰相宰相說李直脏污
狼籍難以復用既承聖眷此小事來朝便行今日且

開懷一醉上皇方纔回與作喜盡醉方休第二日孝宗再諭宰相要起用李直宰相依舊推辭孝宗道此是太上主意昨日發怒朕無地縫可入便是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遠盡復其原官此事剛起不題再說俞良在孫婆婆店借宿之夜上皇忽得一夢夢遊西湖之上見毫光萬道之中却有兩條黑氣冲天竦然驚覺至次早宣個圓夢先生來說其備細先生奏道乃是有一賢人流落此地遊於西湖口吐怨氣冲天故托夢於上皇必主朝廷得一賢人應在今日不注吉內上皇聞之大喜賞了圓夢先生遂入官中更換衣裝

扮作文人秀才，帶幾個近侍官，都扮作斯文模樣。一同信步出城，行至豐樂樓前，正見兩個着紫衫的，又在門前邀請。當下上皇與近侍官一同入酒肆中，走上樓去。那一日樓上，閻兒恰好都有人坐滿，只有俞良夜來尋死的那閻兒，圍着上皇，便揭開簾兒，却待入去，只見酒保告解元不可入去。這閻兒不願溜，今日主人家便要打醋炭了，待打過醋炭，却教客人喫酒。上皇便問這閻兒如何不願溜。酒保告解元說：「不可盡夜來有個秀才，是西川成都府人，因赴試不第，流落在此，獨自一個，在這閻兒裏，喫了五兩銀子酒。」

食喫的大醉。直至日晚。身邊無銀子。還酒錢。便放無
賴。尋死覓活。自割自平。沒奈何。怕惹官司。只得又賒
店裏兩個人。送他歸去。且是住的遠。直到貢院橋孫
婆客店裏歇。因此不願溜上家。要打鬧。炭了。方教客
人喫酒上皇。見說道。不妨。我們是秀才。不懼此事。遂
乃一齊坐下。上皇控頭。只見壁上茶盞來大小字寫
滿。却是一隻鵲橋仙詞。讀至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
良作。龍顏暗喜。想道。此人正是應夢賢士。這詞中有
怎望之言。便問酒保。此詞是誰所作。酒保告解元。此
詞便是那夜來徽纈秀才寫的。上皇聽了。便問道。秀

孫婆
人

才見在那裏住，酒保道：「見在貢院橋孫婆客店裏安歇。」上皇買些酒食喫了，筭了酒錢，起身回宮。一面分付內侍官傳一道旨意，着地方官於貢院橋孫婆店中取錦里秀才俞良，火速回奏。內侍傳將出去，只說：「太上聖旨要喚俞良，却不曾叙出緣由，明白地方官心下也只糊塗。」當下奉旨飛馬到貢院橋孫婆店前，左右的一索，捆住孫婆，因走得氣急，口中連喚俞良。俞良孫婆只道：「被俞良所告，驚得面如土色，雙膝跪下，只是磕頭。」差官道：「那婆子莫忙，官裏要西川秀才俞良，在你店中也不在孫婆方敢回言。」道：「告恩官有。」

却有個俞秀才在此安下，只是今日清早起身回家，
鄉去了，家中兒子送去，兀自未回臨行之時，又寫一
首詞在壁上，官人如不信，下馬來看，便見差官聽說
入店中看時，見壁上真個有隻詞，墨跡尚然新鮮，詞
名也是鶻橋仙道是

杏花紅雨，梨花白雪，羞對短亭長路。東君也解數
歸程，遍地落花飛絮。帽中萬卷，筆頭千古，方信
儒冠多誤。青霄有路，不須忙，便着韉草鞋歸去。

元來那俞良，隔夜醉了，由那孫婆罵了一夜，到五
更，孫婆怕他又不去，教兒子小二清早起來，押送他

出門俞良臨去就壁上寫了這隻詞孫小二送去兀
自未回差官見了此詞便教左右抄了飛身上馬另
將一匹空馬也教孫婆騎坐一直望北趕去路上正
迎見孫小二差官教放了孫婆將孫小二攔住問俞
良安在孫小二戰戰兢兢道俞秀才爲甚纏缺少蹄
騎不進見在北關門邊湯圍舖裏坐當下就帶孫小
二做眼飛馬趕到北關門下只見俞良立在那窰邊
手裏拿着一碗湯圍正喫哩被使命叫一聲俞良聽
聖旨說得俞良大驚連忙放下碗走出門跪下使命
口宣上皇聖旨教俞良到德壽宮見駕俞良不知分

曉一時被衆人簇擁上馬迤邐直到德壽宮各人下馬且于侍班閣子內聽候傳宣地方官先在宮門外叩頭復命俞良秀才取到了上皇傳旨教俞良借紫衣內俞良穿了紫衣軟帶紗帽皂靴到得金階之下拜舞起居已畢上皇傳旨問俞良豐樂樓上所寫鵲橋仙詞是卿所作俞良奏道是臣醉中之筆不想驚動聖目上皇道卿有如此才不遠千里而來應舉不求是主司之過也卿莫有怨望之心俞良奏道窮達皆天臣豈敢怨上皇曰以卿大才豈不甚任一方之寄朕今賜卿衣紫誠與皇帝封卿大官卿意若何俞

良叩頭拜謝曰：臣有何德能，敢膺聖眷如此。上皇曰：卿當于朕前，或詩或詞，可做一首，勝如使命所抄店中壁上之作。俞良奏乞題目。上皇曰：便只指卿今日遭遇朕躬爲題。俞良領旨，左右便取過文房四寶，放在俞良面前。俞良一揮而就，做了一隻詞名過龍門令。

月險過秦關，跋涉長江，崎嶇萬里到錢塘。舉不成名歸計拙，趁食街坊。命蹇苦難當，空有詞章。片言爭敢動吾皇，勅賜紫袍歸故里，衣錦還鄉。

上皇看了，龍顏大喜，對俞良道：卿受衣錦還鄉，朕當

遂卿之志當下御筆親書六句

錦里俞良

妙有詞章

高才不遇

落魄堪傷

勅賜高官

衣錦還鄉

分付內侍官將這道旨意送與皇帝就引俞良去見
駕孝宗見了上皇聖旨因數日前爲南劍太守李直
一事險些兒觸了太上之怒今番怎敢遲慢想俞良
是錦里秀才如今聖旨批賜衣錦還鄉若用他別處
地方爲官又恐拂了太上的聖意卽刻批旨俞良可
授茂州府太守加賜白金千兩以爲路費次日俞良

亦是祝公
張巧

孝宗所以
爲君

紫袍金帶當殿謝恩已畢，又往德壽宮謝了上皇，往御賜銀兩備辦鞍馬僕從之類，又將百金酬謝岳婆。前呼後擁，祭歸故里，不在話下。是日孝宗御駕親往德壽宮朝見上皇，謝其賢人之賜。上皇又對孝宗說：過傳青遍行天下，下次秀才應舉，須要鄉試得中，然後赴京殿試。今時鄉試之例，皆因此起，流傳至今，永遠爲例矣。

昔年司馬逢揚意

今日俞良際上皇

若使文章皆遇主

功名遲早又何妨

第六卷